

第八辑



文心雕龙研究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 编

张光甫题



河北大学出版社

丁巳仲夏
文心阁主人
笔于

七

九





WENXINDIAOLONGYANJIU

第八辑

文心雕龙研究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

河北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研究. 第8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1097—453—0

I. 文… II. 中…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时代
②文心雕龙—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6944 号

责任编辑: 杨金花 Tel: 0312—5921805

王红梅

封面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蔡进建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1/32 (880mm×1230mm)
字数: 360 千字
印张: 15.5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81097—453—0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文心雕龙讲疏》对《文心雕龙创作论》所作减法之启示	
.....	何 懿 (1)
《刘子》作者问题辨.....	周绍恒 (18)
《文心雕龙》文本校正举隅.....	戚良德 (38)
试论《荀子》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	[马来西亚] 罗思美 (50)
魏晋玄学与刘勰思想	
——兼论《文心雕龙》与《刘子》的体用观	
.....	林其铨 (88)
《周易》哲学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建构.....	
.....	李逸津 (108)
从《山海经》到《文心雕龙》	韩湖初 (122)
南朝学术思潮与刘勰思想的时代特征	
.....	朱文民 朱吉高 (139)
刘勰《文心雕龙》写作缘起与六朝梦文化	王广勇 (159)
手中“雕龙”，心驰“军国”	
——南朝世情与《文心雕龙》 ...	刘 凌 宋其梅 (172)
《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渊源与发展创新.....	刘文忠 (188)
“调远”	
——《文心雕龙》中一个用而未释的范畴概念	
.....	王彩梅 (206)

风格与人

- 《文心雕龙·体性》析论 王慧玉 (218)
- 《文心雕龙》的“为情造文”说 吴晓峰 (231)
- 玉润双流,如彼珮珩:《文心雕龙》对偶句法研究
..... 王毓红 (250)
- 刘勰对于“锦绣”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 古风 (266)
- 重读《辨骚》、《通变》与《定势》,再议《文心雕龙》的宗旨
与体系
..... 石家宜 (283)
- 《文心雕龙·原道》的精义与内在逻辑 张国庆 (306)
- 《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
——李定广先生《求新须先求真》商榷文之商榷
..... 李金坤 (326)
- 重读《文心雕龙·通变》篇
——论“文学传统”与创作的关系
..... [台湾] 赖欣阳 (342)
- 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心雕龙·时序》 黄维梁 (375)
- 论《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接受范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 郭 鹏 (389)
- 经典视域的龙学思考 胡 海 杨青芝 (408)
- 论《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 袁济喜 (422)
- 王更生先生《文心雕龙》研究二题 李 平 (441)
- 弥纶群言 研精一理
——《刘勰与〈文心雕龙〉考论》读后记
..... 陈允锋 (456)
- 秉承学会优良学风,不断追求学术创新
——南京 2007 年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
文心雕龙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 陶礼天 (461)
- 编 后 (489)

《文心雕龙讲疏》对 《文心雕龙创作论》 所作减法之启示

何 懿

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其学术生涯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此书1979年问世后，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一版、再版，共印行了五万余册，在《文心雕龙》研究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2年作者对原书作了较大的修订，将其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后，又印行了三版。1991年11月24日王元化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中曾说：“《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在论述规律方面所存在的某些偏差，第二版中仍保存下来，直到在这新的一版里，我才将它们删除。但这只是删削，而不是用今天的观点去更替原来的观点。所以可以说是在做减法，而不是在做加法。”^①2004年，作者再加校订，并补充了一些材料，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定本。在为这个定本写的《新版前言》中作者又说“但我同时也必须说明一下，这本书基本完成于四十年前，倘用我目前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去衡量，是存在较大的差距的。但要将我今天的看法去校改原来的旧作，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另起炉灶，再写一本新书。由于这个缘故，我对现在这个定本的出版，怀有一种喜

忧参半的心情。”“喜的是我不想妄自菲薄，我曾以多年的心血写成的这本著作，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无论在材料上，方法上，观点上，我在当时是用尽力气去做的，我的劳力并未白费，它们对今后的读者可能还有些参考价值。但我也有感到不足的方面，我没有将我近十多年来所形成的对中国文论的新看法表述在本书中。”^②王元化先生是一个在做人和治学方面都坚守“向着真实”原则的严肃的学者，这是他完成于四十余年前的旧作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也是他在旧作再版时，对其中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作了删除的根本原因。做减法而不做加法，既避免了已经明确意识到的错误或不妥见解继续对读者产生负面影响，又基本保持了旧作的原貌，给后人留下了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疾虚妄、求真知，不断探求，努力向真理迈进的坚实的足迹。从这个角度看，将定本《文心雕龙讲疏》和初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比照对读，以究明前者减去了后者中的哪些内容，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中既可以窥见学术研究在一些特殊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受政治思潮影响的命运；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生追求的旅途中步伐愈来愈坚定的力度；作为后学晚辈，还可以从中领悟认真做人、严谨治学、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如何体现在一个纯正的学者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并从中得到启迪。

据笔者粗浅认识，《文心雕龙创作论》在《文心雕龙讲疏》中被删除和修改的内容主要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一是标明文中的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或其他领导人之手的字样。如《文心雕龙创作论》（以下简称《创作论》）第69页《〈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中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

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以论证将古今中外文论打通研究的必要性。原来是“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文心雕龙讲疏》（以下简称《讲疏》）中，“马克思在”的字样被删去了。再如，同一篇文章第71页中作者说，“用科学的观点去清理前人理论是一项困难工作。笔者认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方面留下了值得我们学习的范例”，并指出这本书对黑格尔的一些观点的阐释“是经过恩格斯清理之后才得出的必然结论”，在《讲疏》中，前句中“恩格斯的”和后句中“恩格斯”的字样都全被删去。三如，《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援引《资本论》中“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论证作家的创作劳动和人类其他劳动一样，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过程，《创作论》原来是以“马克思论述人类劳动的一般特性说”导入《资本论》的那段引文的，在《讲疏》中，引文前换成了“人类劳动是”五个字。^③在谈到“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时，《创作论》中援引马克思在《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的经济学手稿》中的“思想是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的”的论断和斯大林关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巴甫洛夫关于语词作为内外刺激代替物的信号在形成鲜明确切的表象中所起的作用的两大段论述在《讲疏》中都被删除了。^④在谈到歌德的“意蕴说”对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理解带有片面性的问题时，《创作论》原有的“《矛盾论》指出”和《矛盾论》中的一段话“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在《讲疏》中也被删除了。^⑤他如，《创作论》第146页

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人类劳动具有如下特点：‘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第 161 页“马克思说”、第 183 页“像《实践论》所说的”、第 210 页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第 231 页“恩格斯把这一点称为‘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巴尔扎克老人最伟大的特点之一’”、第 233 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上述马克思观点同样可以说明”等字样在《讲疏》中都被删去，而第 210 页“恩格斯曾举出这样一些例子”在《讲疏》中则被改为“例如”、第 231 页的“恩格斯所说的”则被改为“人们常说的”。

认真体会《讲疏》对《创作论》所作的这些删削和细微的改动，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是为了文字表述的简练，不是对援引的文字的观点有了不同的认识，也不是那些引文的作者如今已经被人们冷落、摒弃，或者作者对他们不再尊敬。笔者揣摩，之所以作了上述删削和改动，是作者对一个特定的时期曾经非常流行的引用经典作家的言论作为自己发言立论的依据的思维方式的反思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来言必“征圣”、“宗经”的思想方法的纠偏。在作者将人们尊奉为“革命导师”的人名删去的背后，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思路：学术研究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话、发表自己的见解，当然也可以对别人的观点表示赞同，但这不是借助他的名气或地位以显示自己的正确或毋庸置疑。《创作论》第 168 页谈到对“比兴”的理解及别人就此问题与自己商榷时，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可以顺便说一下，我认为较《文心雕龙》晚出的朱熹的赋比兴说，在阐述作诗的表现方法问题上把叙述和描写联系起来，是更完满一些。毛主席举以为例，确实并非无故。但如果因此就把朱熹的三经三纬说句句奉为圭

臬，以为一字不可更易，那也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对待古典文学遗产批判继承的教导。”《讲疏》中，在“是更完满一些”后面，改成了“但如果因为毛主席援引朱说，就把朱熹的三经三纬说句句奉为主臬，以为一字不可更易，那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创作论》第200页谈到“黑格尔关于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范畴辩证关系的论述是他的逻辑学概念论（或译总论）的精华”后，原有一大段文字：“曾博得革命导师的注意，并在他们的著作中经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以唯物主义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辩证方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有关价值形态的论述，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关战争规律的论述，都运用了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三范畴来揭示运动和关系的辩证法。这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在《讲疏》中被全部删去。上述两例中，前一例的修改，将作者不以人的地位高低作为评判言论正确与否的标准的认识表述得更为明确：不能因为曾被最高领导人引用过就奉为主臬，也不能以是否符合最高领导人的教导来判断是非，对待前人的观点见解，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后一例的删削，则为笔者的上述揣测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三范畴的辩证关系是他的逻辑学概念论的精华，是不需要曾博得革命导师的注意和曾被他们运用来证实的。

二是与学术问题无关的政治评语。在《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中，被删除的文字如下：“我们倘要明确刘勰的文艺思想反映了怎样的阶级观点，就需要先从这个入手”，“总之，士族和庶族的不同身份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必然会经过间接折射反映到思想领域中来。因此，辨清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就成为对他作出全面评价的关键问题了”，“他从未想到彻底改变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

度，而只是企图通过改良办法去补缀弥缝”（刘勰在第二个时期），“抨击当时社会某些黑暗现象的进步因素消失了，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因素显露了”，“如果说他在第一个时期撰《文心雕龙》时，多少含有忧虑异族侵略的成分，那么他在第二个时期撰《灭惑论》时，已把锋芒指向农民起义运动了”^⑥。辨明刘勰的阶级归属、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对全面准确地评价他当然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但如果硬要给古人的文艺思想标明阶级属性，并要求古人始终坚持“抨击当时社会某些黑暗现象”、具有“彻底改变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自觉认识，则未免欠妥。显然，这些文字反映了以阶级出身判定思想倾向、将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联系起来的时代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因此，作者在《讲疏》中将这些文字悉数删去。另外，同一篇文章中，作者还将“（刘勰）提出了文质并重的进步文学主张，但是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始终没有越出儒家那一套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改为“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将“事实上，这种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早已潜伏在《文心雕龙》里面”，改为“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⑦。这种改动，一方面取消了对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的“进步”的评价，二来为“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定性平了反，三来也纠正了刘勰应该具有推翻封建统治的思想的苛刻要求。在笔者看来，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学术的独立性的认识的加深，又表现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再认识，还体现了一种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创作论》中被删去的将学术与政治评价、阶级定性联系起来的言论还有：第145页“（作家）……而是作为阶级的人

去接触现实生活的。他的认识活动不能不被他所从属的一定阶级的立场观点所决定，他在阶级社会中长期形成的阶级教养和阶级意识支配了他的认识活动，尽管他宣称自己只掌握个别而排斥一般”，而在紧接着的下一句“可是在掌握个别的时候，他的头脑并不是一张白纸，相反，那里已经具有阶级的一般烙印了”，在《讲疏》中便被改成“在掌握个别的时候……那里已经具有一般的烙印了”^⑧；第 172 页在论述刘勰将“情”和“志”结合起来，认为属于感性范畴的“情”和属于理性范畴的“志”是互相补充彼此渗透，这一点与中外不少文艺理论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时有一段议论：“偏重思想意义方面，趋于极端，往往把情感视为异类，以至产生了否定文学存在的‘作文害道’（见程颐《答朱文长书》）的说法。偏重感情成分方面，趋于极端，往往溺于情好，发出‘诗不关理’（见严羽《沧浪诗话》）一类的玄论，以至取消了文学的思想作用。类似情况在外国文学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某些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大量散布了排斥理性的谬说，使文学变成各种感性活动的畸形表现”，在《讲疏》中，除了将“玄论”改为“议论”以外，从“以至取消了文学的思想作用”起，以下的文字亦被全部删去^⑨；《释〈情采篇〉情志说》的附录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被删除的内容很多，文章开篇关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多散布反理性的主张”及其所举例证的一段就属于被删除之列^⑩；而《创作论》的 233 页的“当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还没有变成后来的庸俗的经济学家那样，完全陷入阶级偏见之中的时候，他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可以进行‘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资本论》）的。上述马克思观点可以同样说明‘巴尔扎克老人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在《讲疏》中，则表述为“当古典经济学家还没有变成后来的庸

俗的经济学家那样，完全陷入偏见之中的事后，他们是可以进行‘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的。这也可以同样说明巴尔扎克为什么会在作品中违反了他的政治偏见”^⑩；也是在这一页中，作者称赞冈察洛夫“在别林斯基逝世三十多年以后，仍保持着对于这位革命民主主义代表人物的崇敬，不为当时的反动潮流所屈，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他对别林斯基的文学主张的理解，在某些方面是不准确的、有偏差的”，在《讲疏》中，“革命”、“不为当时的反动潮流所屈，这是很难得的”、“有偏差的”等都被删掉^⑪。上述删除和改动，重要的不是文字表达得更准确、更精练，而是反映了作者与自己已经对之抱有警惕态度的机械论的彻底决裂。

王元化先生在《讲疏》的《新版序言》中曾说明：“本书的酝酿是在四十年代，写作是在六十年代，出版则是在七十年代，至于我再重新加以校订，作为今天这样的本子出版则是二十一世纪的第四个年头了。”或许正因为写作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便使得此书不能幸免地沾染了那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所有的文化产品贴上政治标签的特色，尽管与同样产生于那个时代的别的一些学术著述相比，它的学术含量是非常突出的。从《创作论》中所删掉的内容来看，作者如今对以阶级出身、社会地位来判定人的思想的先进与落后、政治立场的革命与反动，对将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的作派，是极其厌恶并保有高度警惕的。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年代，丝毫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更没有理由就书中曾经出现的这些时代的印记对作者执著的学术探讨产生怀疑。相反，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虔诚地对待学术、探求真理的学者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屡

屡蹉跌仍奋力前行的可敬的身影。《讲疏》对《创作论》这一方面的删削对无论何时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的学人的昭示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讲疏》对《创作论》作的减法比较多的还有与当时流行的大而空的观念相关的言论。比如，《〈文心雕龙〉八说释义小引》中“遵照批判继承遗产古为今用的方针”，“把写作过程作为自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国古代文论大抵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作为封建文学的艺术标准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今天看来大多已成死灭的陈迹。但是刘勰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接触到有关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问题的。因此，他所阐述的这些问题，不仅像低等动物机体上表露着高等动物征兆那样，以一种胚胎或萌芽形态呈现出来，而且还夹杂着封建思想杂质，这就需要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清理和批判”^③、都被删去；《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中的（作家）“根据艺术构思的要求和艺术加工的原则去改造自然，从个别的、分散的、现象的事物中提炼主题，创造形象，从而在再现出来的自然上面印下自己独有的风格特征”，在《讲疏》中改成了“他根据艺术构思的要求去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上印下自己的独有的风格特征”^④、而该文在结尾处指出“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是物我交融、和谐默契的最高境界后的“这也是围绕着形象所进行的艺术思维的一个突出的特征”的论述也被删去；在附录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中“所谓理想和写实二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无论以物观物的写实派或以我观物的理想派有着多么大的差殊，都必须遵守这统一法则（指诗人创作必须既能入又能出），概莫能外”^⑤，还有该文的最后一大段

说“从刘勰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看来，他是把‘心’视为本原的，第一性的。这不会不给他的创作论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总的说来，他的创作论在不少地方都强调了反映现实的重要”，“刘勰是把现实作为创作基础的”，全段共约五百来字^⑤，均被删除。这些删改，表现出作者对曾经受将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阶段的流行观念的影响并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的反思；也表现了他对旧作中存在的既先验地将刘勰的思想体系归属为“客观唯心主义”，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又遵循求是的原则作出合乎事实的结论的矛盾现象的深刻认识和将之坚决剔除的魄力；体现的则是一种认真地剥离机械的认识论的影响，将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到学术研究的具体问题中的科学精神。

《创作论》中被删除的最突出的还是有关规律方面的论述。例如，第145页的“认为作家只要掌握个别而不要有意识地去掌握一般，这一看法不仅违反了作家的认识规律，而且也违反了作家的创作规律”，第182页以“关于文学创作中思想和感情的关系，只有依据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才能加以科学的说明”和以《实践论》中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来阐述文艺领域的认识活动的“特殊性不是超越或违反人类认识的共同规律，而只能是人类认识共同规律的特殊表现”，艺术家和科学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遵循从感性到理性这个人类认识活动的共同规律，都要认识并表现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大段，都被删除。而《释〈镕裁篇〉的三准说》一文中，“要是刘勰的确没有把‘三准’作为创作过程的普遍规律看待，他为什么把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命名为‘三准’呢？”“既然是准则，自然也就带着普遍意义。纵使作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按

照这种规律去创作，但仍旧不能不被它们所支配、所指引，不然，就只有遭致失败。这就是规律的必然性”等论述规律的地方或带有“规律”一词的有关论述中的“规律”一词悉数被删除，累计竟达十五次之多^⑥！此外，《创作论》第190页至191页在论思、意、言的关系时，关于三者之间达到“密则无际”境界是作家“认识或遵守创作规律”、而三者之间出现“疏则千里”的状况，则是作家“在具体创作时违反创作规律”的结果的一大段论述也被删除了。第204页在论述艺术作品必须首尾一贯，表里一致时，删掉了下面一段话：“在这一点上，艺术和理论有某种相似之处。理论要求逻辑推理的一贯性，使所有的论点联结为一条不能拆开的链锁，一环扣一环地向前发展，以说明某个基本思想原则。艺术也同样要求形象细节的一贯性”，这里所说的“逻辑推理的一贯性”，大概就是“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第209页被删除的有这样一段话：“他只有凭借经过自己提炼、加工、熔铸了的生活现象才能去表现生活的本质，而这些经过提炼、加工，熔铸了的生活现象是和现实生活本身一样保持了细节真实性的。所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必须和‘详细情节的真实性’联在一起，互为表里，共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的“重要原则”大概也可以看成是“规律”的代名词。第230页对别林斯基把艺术规定为“自觉而又不自觉”的行为进行阐述的时候，删除了“文学创作必须摒弃主观任意性，而遵循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规律”这句话。

王元化先生为什么“开始构思并着手撰写”《创作论》的时候“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⑦，而在《讲疏》中则将“规律”这个概念及与“规律”有关的论述大部删除了呢？作者1996年5月写的《读